

豆腐白嫩

■尹文策

腊月二十五，我的家乡许多吊楼的年味渐渐由淡变浓起来。

家庭主妇们大都在这一天从瓦缸里取出几个月前收藏的黄豆，有节奏地颤动簸箕，把干瘪黄豆、细泥沙与滚圆滚圆的肥豆分列出来，用撮箕把肥圆的黄豆盛着，端到早已擦洗好的石磨旁。这是一道精细的粗活，不知底细的男人们唯恐自己的女人太费力，抢先去推石磨。女人微笑地斜着眼睛看着自己的男人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行（走）开，你奈不何。”女人像掌握火候一样地控制豆子的数量，从石磨里出来的黄豆刚好成了两半，而保护豆子的那层细皮也脱落得一干二净。主妇们又用簸箕有节奏地颤抖，光滑黄嫩的豆子被倒入盆中，再用水浸泡，清亮清亮的地下井水让豆子身骨松泛起来，浸润的半边豆瓣活像婴儿的小脸蛋。

整个大屋数量有限的石磨都不停地转动了起来，每一石磨旁边是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，她们在互比自家的黄豆。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看到自家的黄豆颗粒小一点，她拉长着声音，抬头不看别人娇气说道：我家的豆子就像满姑娘一样。其他的女人打趣她，是你漂亮还是你的黄豆漂亮，她始终不作回答。有的女人像是汇报工作一样，我男人过年爱呷订（实心）豆腐，我儿子过年爱呷油豆腐，我女过年爱

呷水豆腐煮鱼，所以我要多做两套豆腐。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小孩子们在禾坪玩得起劲，突听大人们提到过年，他们更加蹦蹦跳跳，双手拍着，高声叫着，过年乐！过年乐！有肉吃乐！

年味就这样由淡渐浓地融在空气中，它满心喜悦地告诉青山，告诉绿水，告诉树林，告诉留守的百鸟。

人们凭着经验，把浸泡适时的豆盆端放在磨架上，男人拿来一根长长薄木做成“T”形的工具，把它圆口一头套在石磨的拐把上，一头半工字形固定在从高处放下的绳子上，拉动着石磨。女人一手掌着拐把，一边把浸泡好的黄豆一勺一勺地喂进石磨的磨眼里，磨石周边挂满雪白雪白的白浆，像池塘中水旋涡叠圈一样落进王桶里。

大人也盼过年，磨豆腐对于男人是养心事，他们一高兴，便唱起民间草台班子的小调：“张懂得古，磨豆腐，王豆子，丁丁口当，水豆腐，嫩秧秧……”女人则佯装不耐烦地说：“叫化子发穷欢，冒米敲筒（子），你推你的豆腐，发欢不费力，我个人推不起。”真正的夫妻组合没关系，拼装的组合就不行啦，那掌拐把的女人把活一搁说，不推啦，你一个人磨去，脸上泛着红晕，因为这小调唱的是夫妻磨豆腐。那男人只得求她们说，推（磨）乐，推乐，我冒占你的

便宜乐，我听别人唱，我口痒，跟着唱两句。女人嗔怪地说，你再唱，我真不推啦，接着石磨又像发春雷般似的滚动起来。

开始煮沸豆浆，没开火前，我母亲就招呼我们姐弟，作（做）豆腐不准说“走”，说走豆腐就走啦，成了半液态半固体的豆腐。往灶堂里添柴时，要剔除夹在柴中的香樟树柴，大概樟脑味也会让豆腐“走”掉。

入夜，各家各户都是炉火红通通，锅里热气腾腾，父母合力把桶抬放在灶面上，慢慢地倒入“牛四”（锅大小的型号）锅里。开始慢火温煮，然后慢慢加大火的力度，豆浆滚沸一阵后，大人用大的瓢从锅里把煮沸的豆浆舀着倒入桶里，用锅盖捂一下，再洒上煨熟的石膏水，再用盖子捂一下。大人觉得时机成熟了，揭开盖子，用一根筷子垂直插进豆浆里，筷子挺立在那儿。父母露出喜悦的笑脸，诉说请逝去先辈人来尝豆腐脑，然后再给我们每人舀一碗豆腐脑。放上白糖或红砂糖，那份豆香，那份甜味，那份滑溜是那时乡村农家人最值得欢喜和记忆的年味。

把豆腐脑倒入垫着纱布的豆腐箱里，再用石块砖稳压扎实，那是父母的事啦。

腊月的石磨豆腐就是年的开始，它抛砖引玉引出更多的年味。它就是年的大旗，引领着人们奔向目标“年”。

大樟树的春联

■龙点睛

讲家里大门口的春联。家里的大事小事、冬日的大雪、腊月里的立春都会写进春联里。我记得，那一年我和弟弟都买车了，爸爸作的春联是“万紫千红大地春回，出入平安一帆风顺”。

家门口的春联贴起来了，灿亮的红纸上浓稠墨汁书写的行书，泛着亮光。大樟树墨绿的枝叶里摇晃着一角天空和红红的春联，我觉得极美。而那春联，几十年未改，都是我爸爸写的。

打小开始，樟树就在那儿，我看着它在春天发出油嫩的新芽，夏天一顿疯长，秋天它掉落一地黑籽，冬天它总要接住天上的雪花。我已长大很久，它也越发粗壮，树皮深褐，裂开口子，我喜欢它那自由的从上而下的，那些口子形成的纹理，那每一条，都把我家的消息录了进去吧。

往年的冬天，我都会坐在它的前面晒太阳，看远山；往年的冬天，它也一定会听到屋子里热热闹闹过大年，那除夕的烟火，足够每一片树叶都能看到。可是，今年，它再也听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我的家，还有那一条长长的路边的家，山边的家都已经拆毁。还好，大樟树还在，它头顶的天空还在，可是春联没法为它贴上了。

小年已过，还等两天，爸爸就会在家里的长条桌子上写春联了。我记得，很小的时候，他是凑着煤油灯写的，我是那个帮他托纸的孩子。爸爸会用一把长长的镰刀来裁纸，双手在红纸上折出印子。爸爸的大手用力、神圣地一抚过红纸，印痕明朗，只听镰刀的沙沙声遽走，一副春联就裁好了。我拿着裁好的纸放在一旁摆好，爸爸又开始裁剪第二条春联纸了。裁纸需要费一点时间，因为爸爸不仅为自己家写春联，他还会写一些送给左邻右舍。

一叠厚厚的春联纸裁好后，爸爸就写上整整一个晚上。我会在一头牵着，以免春联垂下、未干的墨汁流动起来。我也不厌其烦牵了一副又一副，浑身都是墨汁味。写好的春联贴着地摆放，等干了就收起来卷着。爸爸会很仔细地用红线缠好，写好名号，哪副是哪个房间的，决不能错。还有些会写好邻居的名字，因为春联不仅是爸爸用毛笔写的，对子还是他亲自作的。每一家情况不同，对联的内容自有不同。爸爸常会跟我们讲

大寒小寒又一年

■刘蔚

2020年的小寒，雁城衡阳艳阳高照；大寒这日，从天气预报来看，是阴天。小寒时间点在1月5日至7日之间，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，此时也进入农历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份，俗称“腊月”。小寒三候，一候，雁北乡；二候，鹊始巢；三候，雉始雊。

大寒三候，一候，鸡始乳；二候，征鸟厉疾；三候，水泽腹坚。大自然真是神奇，漫天风雪中蕴藏了蓬勃的生命力。大寒时节，母鸡可以孵小鸡了，水中的冰一直冻到水中央，且最结实、最厚，而鹰隼之类的猛禽却处于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，盘旋于空中四处寻找食物，以补充身体的能量抵御严寒。

冬天不是花开的季节，而在寒冬中独领风骚的是梅花，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人们把花开时吹过的风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花信风”，意即带有开花音讯的风

候，而大寒出现的花信风候：一候瑞香，二候兰花，三候山矾。瑞香、兰花都不陌生，山矾？似乎有些小众。黄庭坚在《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》序云：江南野中，有一小白花，木高数尺，春开极香，野人号为郑花。王荆公（王安石）尝欲求此花栽，欲作诗而漏其名，予请名山矾。

从清幽山谷回到热闹人间。腊八一过，农历新年开始进入倒计时。腊月二十四是为小年（北方腊月二十三为小年），家家户户忙着打扫卫生、添置年货，给孩子买新衣。范成大《祭灶词》描写了小年日的热闹：云车风马小留连，家有杯盘丰典祀。猪头烂热双鱼鲜，豆沙甘松粉饵团。男儿酌献女儿避，酌酒烧钱灶君喜。

大寒的前日，寒气正浓，阳光正盛，墙角的迎春花已悄悄开放。“天不言而四时行，地不言而万物生”，新一轮的二十四节气又将开始了……

此时，家已是断壁残垣，零落成泥了。拆掉前的一日，爸爸招呼我们都回家，在家的厨房里吃了最后一顿饭。前一晚，我问儿子心语：“外公的房子要拆了，你说好还是不好。”心语不动眼神回答我：“不好，那棵樟树怎么办？”我一听，心也涌出泪来了。我说：“我们想办法留下大树。”心语尚小，他认识大樟树才十一年，都如此在乎，那眼见长了五十多年的爸爸、四十来年的妈妈，还有我和弟弟呢，我们又怎舍得！

在家里吃完最后一顿饭，弟弟用高清相机，给我们拍照，从门前拍到门口，从楼下拍到楼顶，大樟树都在我们的身边。我止不住泪花开放出来，就像春天樟树的碧绿里，那些止不住要开出的细碎白花。

搬新家那天，爸爸对心语和语心说：“你看，外公的新房子里这书桌多长啊，这就好写对联啊。”即便离愁仍在，我们都被逗笑了，一切都是新的，那长桌长到比春联还长，爸爸写的春联即将贴在新的家里，而大樟树的每一片叶子都望着我们回家给它贴一副春联。

大樟树，年过春来，你的新叶就是你自己写出的春联，顺着时节生长吧，用你的每一片新叶照亮你脚下的土地！